

歐陽文忠全集

冊
六

子役志

集一百二十五

景祐三年丙子歲五月九日丙戌希文出知饒州

戊子送希文飲于祥源之東園

壬辰安道貶筠州

甲午師魯貶鄆州

乙未安道東行不及送余與君貺追之不克還過君謨家遂召移之
公期道滋景純夜飲

丁酉與損之送師魯于固子橋西興教寺余留宿明日道卿損之公
期君貺君謨武平源叔仲輝皆來會飲晚乃歸余貶夷陵

己亥夜過還卿家話別還卿病也

庚子夜飲君貺家會者公期君謨武平秀才范鎮道滋飲婦家不來
辛丑舟次宋門夜至公期家飲會者君謨君貺景純穆之道滋飲婦
家不來

壬寅出東水門泊舟不得岸水激舟橫于河幾敗家人驚走登岸而避遂泊亭子下損之來奕棋飲酒暮乃歸

癸卯君貺公期道滋先來登祥源東園之亭公期烹茶道滋鼓琴余與君貺奕已而君謨來景純穆之武平源叔仲輝損之壽昌天休道卿皆來會飲君謨景純穆之壽昌遂留宿明日子野始來君貺公期道滋復來子野還家餘皆留宿君謨作詩道滋擊方響穆之彈琴秀才韓傑居河上亦來會宿

乙巳晨興與宿者別舟旣行武平來追及至下鑠見之少頃乃去午次陳留登庾廟

丙午在陳留

丁未次南京明日留守推官石介應天推官謝鄂右軍巡判官趙衮曹州觀察推官蔣安石來小飲于河亭余疾不飲客皆醉以歸

六月己酉次柳子

庚戌過宿州與張參約泊靈壁鎮遊損之園會余有客住宿州參先發棧靈壁待余不至乃行晚次靈壁獨遊損之園舟失水道敗施辛亥次青陽

壬子至于泗州晚與國器小飲州廨中

癸丑始見春卿

甲寅乙卯丙辰獨在泗州始食淮魚

丁巳次洪澤與劉春卿同年黃孝恭相遇始識大理寺丞李惇裕洪澤巡檢顏懷玉者錢思公在洛時故吏遂與四人者夜飲五鼓罷明日食畢解舟與飲者別春卿復相送以前晚入沙河乘月夜行嚮小陽與春卿聯句二鼓宿閘下黎明元均來遂至楚州泊舟西倉始見安道于舟中安道會飲于倉亭始食瓜出倉北門看雨與安道奕

庚申小飲舟中會者元均春卿安道余始飲酒移舟儀城西門門閉

泛月以歸

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別與春卿奕于倉亭晚別春卿

壬戌與元均小飲倉北門舟中夜宿倉亭

癸亥夕與元均坐水次納涼已而大風雨震雹暴至

乙丑與隱甫及高繼隆焦宗慶小飲水陸院東亭看雨始見荷花

丙寅與元均隱甫飲于西倉

丁卯隱甫來會登倉北偃上亭納涼遲客至遂及元均小飲舟中已而大風震雹遂宿舟中

戊辰余生日具酒爲壽于舟中

己巳與元均泛舟北辰會隱甫小飲宿倉亭

庚午同年朱公綽來自京師

辛未子聰來自壽州夜飲倉亭留宿

壬申泛舟飲于北辰

癸酉隱甫來飲別夜與元均小飲宿倉亭

甲戌知州陳亞小飲魏公亭看荷花與者隱甫朱公綽晚移舟楚望亭陳從益來自京師見余於舟中始聞君謨動靜秀才陳策來自京師夜見余於楚望亭作常州書自泊西倉至于楚望凡十有七日

乙亥次寶應

丙子至于高郵

七月丁丑復見子聰會飲弭節亭

戊寅遂與子聰同舟以前次邵伯

己卯至于楊州遇秀才廖倚夜與倚及子聰飲觀風亭明日子聰之潤州廖倚之楚州伯起來宿觀風亭

辛巳與伯起飲遡渚亭會者集賢校理王君玉大理寺丞許元太常寺太祝唐詔祠部員外郎蘇儀甫

壬午儀甫來小飲觀風亭會者許元唐詔君玉伯起先歸

癸未與許元小飲邈渚亭會者如壬午伯起不來

甲申與君玉飲壽寧寺寺本徐知誥故第李氏建國以爲孝先寺太平興國改今名寺甚宏壯畫壁尤妙問老僧云周世宗入楊州時以爲行宮盡朽壞之惟經藏院畫玄奘取經一壁獨在尤爲絕筆嘆息久之

乙酉小飲秀才呂有家會者如壬午伯起不來余遂留宿

丙戌至于真州大熱無水

辛卯飲僧于資福寺移舟溶溶亭處士謝去華援琴待涼以入客舟

戊戌入客舟泊涵虛亭

庚子次江口

辛丑次長蘆

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

癸卯晨至江寧府

八月丙午猶在江寧

丁未小飲君續家

己酉小飲于水閣

庚戌次采石

辛亥阻風與侍禁陳宗顏飲

壬子過太平州夜乘風宿帶星口

癸丑過蕪湖繁昌宿慈母磯

甲寅乘風晝夜行

丙辰禱小姑山神至江州

丁巳在江州約陳侍禁遊廬山余病呼醫者不果往遂行次郭家洲
己未阻風郭家洲與澧陽縣令趙師道飲村市就村人市羊供膳不
得余疾謀還江州召廬山僧以醫不果

庚申次盤唐港

辛酉至于蘄陽

壬戌小飲瞿珣家會丹稜知縣著作佐郎范佑蘄春主簿郭公美

癸亥次新冶禱江神得大魚

甲子至于磁湖

乙丑猶在磁湖自丁巳余體不佳至是小間

丙寅至于黃州

丁卯與知州夏屯田飲于竹樓興國寺火約余明日爲社飲不果夜

登江澳次漆磁

戊辰次雙柳夾

己巳次白楊夾

庚午至于鄂州始與令狐修己相識

辛未遣人之黃陂召家兄大風雨不克渡江而還

壬申小飲修己家遂留宿明日家兄來見余於修己家始中酒睡兄家

甲戌飲于兄家

乙亥飲令狐家夜過兄家會宿

九月丙子次沌口

丁丑次昭化港夜大風舟不得泊禱江神

戊寅次穿石磯夜大風擊舟不得寢

己卯至岳州夷陵縣吏來接泊城外

庚辰假舟于邵暖

辛巳壬午入官舟

癸未入荊江次李家洲

甲申次烏沙

乙酉次魯洲

一
丙戌次塔子口觀魚望五鵝塵角望夫諸山

丁亥次石首夜大風

戊子阻風

壬辰次公安渡

于役志一卷

歸田錄卷第一

集一百二十六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爲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爲得禮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爲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臥則交手於脅爲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脩忝與其一爾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爲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一作衣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一作罪大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曰一作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一作俱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爲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皆用之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

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

故參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憲往時同在館中喜相諧謔晁因遷職以啓謝丁時丁方爲羣牧判官乃戲晁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糞壅一車爲報晁答曰得壅勝於得啓聞者以爲善對

石資政中立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入朝遇荆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爲自左去聲掖門入石方趁班且走且答曰祇爲大音拖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

楊大年方與客棋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鶴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擬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

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楊州人也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爲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歎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啓事謁見大年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于扇曰此文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時郭進爲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爲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于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小人惡之私目爲魚頭當章獻垂簾時屢有補益讜言正論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太常謚曰剛簡議者不知爲美謚以爲因謚譏之竟改曰肅簡公與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之際同在中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爲一時名臣而魯尤簡易若曰剛簡尤得其實也

宋尙書祁爲布衣時未爲人知孫宣公奭一見奇之遂爲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公嘗語其一無此字門下客曰

近世謚用兩字而文臣必謚爲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謚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爲禮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况罷爲尙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除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爲故事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尙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龐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一無此字慶曆二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管軍臣僚於道路相逢望見舍人呵引者卽斂馬駐立前呵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予官于